

妈妈的热心肠

□胡佳清



妈妈走了，如一幅画般安静。她能活到九旬这个耄耋之年，该没什么遗憾了，因为她把一生的热忱和善意分享给了大家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妈妈是个热情似火的人。她走到哪儿，哪儿就有春风拂面似的微笑和欢歌笑语般的热烈。她秉性率真，有时甚至还有些孩童般可爱和天真。

妈妈的热心肠，我很小的时候就领教过。那年月我家的生活十分艰苦，每逢星期天打顿牙祭是一家人欢欣鼓舞的节日。我记得有一天午餐，红漆桌上的白瓷盘里，豆瓣黄蒜苗绿的回锅肉油亮闪闪的，让我垂涎欲滴。待爸爸“呼啦”一声招呼几兄妹围上桌时，我忽然发现妈妈已经从白瓷盘里装了一小碗，给隔壁阿姨一家端去了。我嘟哝着嘴，对忙得刚刚坐下端起饭碗的她说了些不中听的话，然而妈妈一如既往地重复先前的举动。后来我渐渐懂事了，也理解她了。我想，她做这些事时，心里一定是

快乐的。

那时，妈妈已调到派出所当户籍民警了。她天天警容整齐，态度热情和蔼，微笑时时挂在脸上。她对所内所外的人都客客气气的，办事认认真真，跟辖区老百姓打成一片。有时逢周末，外婆让我去派出所看她，顺便给她捎带些吃的用的。我去时，她别提有多高兴，拉着我的手，声音洪亮地对民警叔叔和阿姨介绍说我是她的儿子。那一瞬，我感到特别幸福。其实，她并没有多少时间陪我，成天忙忙碌碌、风风火火的，总是坐不住的样子。一会儿接电话打电话，一会儿又忙不迭地接待来访群众，一会儿又风风火火地出去巡查。辖区哪家的柴米油盐她都过问，哪户的喜怒哀乐她都清楚。所以，那时辖区老百姓没有不知道派出所有个漂亮户籍员叫“赵同志”的。后来，我到教育系统工作，一些年长的同事时时向我提起，当年都知道

有个叫“赵同志”的民警，很有人缘，没想到是你的妈妈。我听后，心里升起一股幸福的暖流。

后来，妈妈调到粮食部门工作，不久又下派到一家粮店任负责人。她的接触面更广了，和一些单位及个人打交道更多了，也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。在那个物资紧俏的年代，朋友经常会找她帮忙买船票，买本地的土特产，如藤椅、皮箱、凉床凉板啊什么的。那时我家住在粮店楼上，经常一家子正围着桌子吃饭，突然会听到楼下有人扯起嗓子喊“赵同志、赵同志”，她听见了没任何犹豫，“啪”的一声放下碗筷，一溜烟跑下楼去，许久才回来。

退了休的妈妈仍没闲着，舞剑、跳操、唱歌、打太极拳；继续做公益；还当起了红娘，成就了多对姻缘。前些年她又住进了一家养老院，在养老院里，她每天毛遂自荐去厨房帮忙。包包子、饺子呀，择蔬菜、四季豆呀等；饭点到了，跑上跑下招呼老人前来餐厅就餐，并拿出自己带的咸菜和麻辣鲜给每桌分发。每个周末我去养老院看她，见她转来转去仍像当年一样忙乎，就开玩笑说：“妈妈，人家不晓得的还以为你是养老院拿工资的员工呢。”她听了孩童般一笑，她知道我是在表扬她。做公益早已成了她的习惯，是她的精神支柱。

我的三亲六戚，经常会不定期从各地去养老院看望她，给她带来鲜花、水果、牛奶、点心，并不时给她快递各种适宜的营养品。这些东西，她从没独享过，每次都会分享给其他老人。每次我去养老院，一进屋先检查房间里的大小柜子，看里面空空如也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所以，每次我都会特意给她多买些东西，就是让她把几十年如一日的热忱和善意，继续与大家分享。

病中记

□许洪文

从前我总自诩有个“国防身体”，对健康从不顾虑，直到一场突如其来大病，将这份笃定碾得粉碎。

7月14日深夜11点，剧烈的疼痛毫无征兆地袭来。大汗瞬间湿透衣衫，巨大的汗珠从脸颊滚落，胸前的胀痛陡然转为尖锐的刺痛。翻江倒海的痛感里，我忍不住用拳头狠捶胸口——我太清楚了，这是典型的“心肌梗死”。我强撑着摸出速效救心丸含服，几分钟过去，症状丝毫未减；换服硝酸甘油，依旧无济于事。看着身旁熟睡的妻子，她常年病痛缠身，我实在不忍惊扰，可心梗的致命风险容不得半分犹豫。被唤醒的她见我蜷缩在沙发上痛得发抖，立刻拨通了女儿女婿的电话——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，赶来后二话不说，把我扶上车便直奔大竹县人民医院。

医生迅速确诊：急性心肌梗死。当务之急是做心脏造影定位堵塞处，再紧急植入支架。近两个小时的抢救后，我终于闯过鬼门关。被推出手术室时，眼泪模糊了视线，这是我第一次真切触摸到生命的脆弱，也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渴望活下去。见我平安出来，妻子老泪纵横，攥着我的手反复念叨“老头子，你可算平安了”；女儿女婿的声音带着哽咽，外孙一声声“外公”钻进耳朵，那一刻，我才读懂亲情沉甸甸的分量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妻子端茶喂药、擦身洗脸，把我照料得无微不至；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专程前来探望。在众人的暖意里，我渐渐康复，顺利出院。医生反复叮嘱，回家后要静养、按时服药，一个月后必须回来做第二根血管的支架手术。可一个月后复诊时，医生却面露难色：第二次手术风险远高于第一次，可能引发心脏大出血，县医院没有十足的把握。

妻子和女儿女婿商量后，当即决定带我去重庆新桥医院。一系列检查后，医院确定了手术方案，可大医院一床难求，我们只能回家等床位通知。漫长的一个月里，每过一天都像在熬，直到电话响起的那一刻，悬着的心才落了半分。

手术日期定在9月6日，当天上午11点30分，手术推车缓缓将我送进手术室，我心里像揣了团乱麻：既怕手术失败，又舍不得门外的亲人，还惦记着没来得及道谢的人——并肩多年的战友、朝夕相处的同事、老年大学里的师生……躺上手术台，无影灯晃得人睁不开眼，我却格外清醒地感受着每一步：挂输液瓶的微凉、静脉穿刺的轻痛、手术区消毒的凉意、铺手术单的厚重、动脉局麻的酸胀。手术进行到下午1点，主刀医生突然停了手，说血管堵塞比预想中严重，需要出去和家人商量调整方案。接下来的20分钟，我独自躺在手术台上，盯着天花板数着时间，直到医生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三个小时后，我终于被推出手术室，眼泪再也忍不住，顺着眼角往下淌。守候在外的妻子和女儿，我们三人紧紧相拥，哭声里全是生死重逢的喜悦。

回到病床，主管医生却带来了坏消息：手术并不理想。血管堵塞太严重，支架根本无法安放，只能用球囊扩张暂时缓解，半年后还得复查，再决定能否做支架。这话像一盆冷水，瞬间浇灭了我的期待，可转头看到身旁的妻子，勇气又一点点冒了上来。

这场生死劫难教会我的，比过去几十年都多：生命脆弱如纸，一戳就破；可亲情坚如磐石，能扛住所有风雨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会好好遵医嘱治疗，把每一刻都攥在手里珍惜。陪着好妻子、好军嫂，也陪着身边每一位亲人与朋友，让有限的生命，活出该有的精彩与分量，不负此生，更不负爱我和我爱的人。

社区志愿者

诗一首

唐恩睿
磨刀修锁帮剃头，事小情深若海沟。
小爱如金彰大爱，爱心普世解千愁。

环卫工

雨雪风霜帚不停，残渣落叶一挥清。
风光都市汗心洗，寒暑犹如春满城。

寒冬村韵

□孙刚

飞雪漫洒白茫茫，朔风拂野草黄黄。
惟见地麦苗青青，农舍红枫喜洋洋。